樂全集

十四十五

行狀 下
誄
祭文

朴東亮
洪聖民
安裕
金尚容

樂全堂集卷之十四目録
行狀
錦溪君朴公行狀　益城君洪公行狀
晦軒安先生名行記　右議政金公諡狀
卷之十五
誄
黄府尹衮誄
祭文
祭東岡李先生文　祭亡室貞淑翁主文
祭芝峯李先生文　祭艸父叅判公文

祭李舅叅判李公文
祭判書潘公文
祭判書徐公文
祭延陵府院君李公文
祭吳敬甫文
祭西平府院君韓公文
祭錦洲君朴公文
祭黃文敏公書院文
祭錦溪君朴公文
祭晉昌君姜公文
祭鄭德餘文
祭左議政李公文
祭領議政吳公文
壯節公鐵像祠宇重修祭文
祭觀察使洪公文
祭金叅判文
祭吳承旨文
祭李留守文

祭睦叅判文　祭李相國文
祭尹監司文

祭半隱居文
祭羅象溪文　祭李[illegible]谷圖文

樂全堂集卷之十四

行狀

錦溪君朴公東亮行狀

嗚呼梧窓公羅罔還謫餘二十年幽枉未白遽就窆穸其孤瀰等血泣遑遑靡所逮及間與履行系牒屬翊聖爲狀狀未成而瀰等俟　上幸陵衋然扶服伏道左上章吁冤章下所司參對前後獄詞讞覆以詳以爲故臣某冤狀如瀰等言請宜昭雪　上特詢大臣領議政尹公昉左議政吳公允謙洞辨其誣　上再命領敦寧府事金公尚容昇平府院君金公塗議

又如兩相議久之 上以手批論其得失而旨在委
曲依大臣議施行公議伸矣澤至渥矣公可以瞑矣
謹按公諱東亮字子龍梧窓其號也朴氏系出羅祖
羅社旣屋諸朴散居四方而受籍於潘南者爲最大
潘南後隷羅州其可譜者曰密直副使秀秀生判典
校寺事尚衷尚衷事高麗恭愍王有師道直節抗言
附元裔倍皇明之非杖流道卒寔生訔佐我 獻陵
著勳勞位左議政錦川府院君謚曰平度慶傳至尚
州牧使 贈吏曹判書林宗林宗生吏曹正郎 贈
議政府左贊成兆年兆年生司諫院司諫 贈議政

府領議政紹紹以文學見重於己卯諸賢引寘薦科
乃就恒試占魁甲入臺垣秉正不撓卒為權壬所螫
廢斥而死有丈夫子五人皆賢而貴三代之贈實國
舅潘城府院君應順推 恩也其第四出曰司憲府
大司憲應福質行忠樸世稱長德聘 贈承旨林九
齡之女生公公於序亦在第四公自在孩提頴拔出
群識量類成人三歲染痘幾殆能強進饘粥之劑稍
長受書不煩課讀九歲夜寢忽遇暴雷雨起整衣坐
誦古人必變之節以自警人咸異之從諸父廬墓先
意奉承執事敏恪世父牧使公應川家法素嚴且有

鑑識設問以觀公志公對輒當理期以遠到纔成童
文譽藉甚十七發解自是試輒高等己丑中生員庚
寅釋褐辛卯分隷承文院補權知正字俄薦藝文館
檢閱序陞待教奉教是年秋日本書契詩甚　宣廟
御朝引群臣論　奏聞當否公以史官秉筆入侍大
司憲尹斗壽力請　奏聞左相柳成龍執不可　奏
諸臣互相和附辯說紛然日晏乃罷而記注者不能
記一語及　上徵注書記注承旨強索公所草以進
收錄詳盡　上謚之曰此翰林書　經筵位次筆也
時機栝日甚善類迸竄公與崔沂僅備左右史議薦

李公迓龜憲府遞劾李公削薦而并及擧者崔沂緘
辭頗涉推諉而公乃盛言李公才地合薦竟以是罷
免冬敘復奉教壬辰正月陞户曹佐郎尋移兵曹四
月倭寇大至將士出征兵甲轉輸皆取辦於公公應
副無缺 西狩之擧出於倉卒天又大雨夜四皷下
公隨 駕暮抵坡州路且百里上下餒乏 上爲小
留公與同舍郎一人發槖茹糗追至則 駕已渡臨
津船艤北岸前令鑿沉津船東岸只有一船篙工挨
拖離岸丈餘公望見舟中有憲官列坐一躍而登一
手拉倒篙工一手援同舍郎入船相趣而進夜已深

矣 上獨御單舸環衛散亡無復威儀 命公同都
承旨李恒福召收擔夫公手一炬行且呼得夫六十
人以報 車駕始成行公失馬與同舍郎并騎一驢
馬始達東坡至松都公與判書金應南直宿行宮衛
卒夜驚大噪金公亦倉黄驚囈排門欲出公力持之
良久乃定服公膽勇兼帶備邊郎五月拜司諫院正
言大臣以備邊事重啓遞正言仍兵曹 駕留平壤
月餘臨津師潰賊鋒日逼 宣廟召群臣議去住皆
以咸興可往公以為我往寇亦往與尹公斗壽李公
幼澄請守浿江爭之不得平壤民捽閙 大駕將出

相率遮路呼譟亂擊曰棄我而去是殺我也寧死於
駕前毋飽賊刃公入見承旨謂民情如此須姑停行
慰諭然後方可發也遂稟經書停行字揭示亂民稍
退 駕次寧邊決渡遼内附計 命光海奉 廟社
主分朝大小臣僚先已逋去者多分朝之後扈從
大駕僅僅十餘郎屬止公一人公旣綰六曹通符又
兼備邊郎春秋館漢學教授内乘等職至博川天黑
樹密前衛單甚公從曹判書李公恒福騎掠 御馬
過領前茅先導 宣廟問知爲某某蓋重之大憲公
以老病屬分朝到定州勞悴暴下卧不能起公疏乞

留侍　手批許之賚以成藥大憲聞之蹶然而作疏
陳臣老病不任從　上行不忍臣之子先父而後君
也公遂扈　大駕而發辭決之際悲動左右七月授
吏曹佐郎知製　教十月陞正郎事務轉殷上承下
授手書口酬潑然若神宰相無不器重之　車駕久
住義州天兵出援賊勢小戢朝臣之散去者稍稍来
集醜正之徒窺覘媒進或投疏或進　啓陰嘗天心
以甚當事者論議憤激勢將波及於李文翼公德馨
金相應南等數公公在銓地持平其間務在鎮靜擬
授李文翼以都憲喜事者滋不悅公遂謁告不出先

輦長者如梧陰樂圃諸公貽書勸駕而牛溪先生書最為宛篤至躬自過存勉以世道之責義州為狭耶都會從行朝士久客經歲自非篤老督不免狎遊公鄙之非公事未嘗造請昏夜則輒閉門不出癸巳五月移成均館直講七月復吏曹公素習華語從 上接對 天將日或十餘遭每當酬酢悉咨於公 恩意款密有若家人父子公嫺於辭令敏於周旋 天將無不目屬之十月 回鑾次海州承旨缺超公八階授之公聞 命震惕彖辭不許序至左承旨時年二十五矣甲午遞授護軍兼承文院副提調轉刑曹

叅議兵曹叅知秋拜都承旨以知申地望崇重非年少所宜擬不拜復授刑曹俄拜叅知乙未以接伴使赴義州冬以病還拜兵曹叅議丙申移户曹相臣啓授備邊司副提調爲公特設也力辭獲觧以成均館大司成充冬至使朝京師丁酉復 命拜兵曹叅議倭警復急 中殿出次遂安公以兵官扈行用宗室攝捴管宣傳官糾率侍衛夜濟麻田前津夜深船小宫人相失公杖策指麾賴以利涉冬以都承旨名還聞朝廷將南下堤川策應天兵而謂 天將實欲挾 上戎行從臣之與選者咸有懼色公拜疏請

從戊戌加嘉善階賊報稍緩爲親老乞郡得延安府使爲政數月吏民稱神明七月大憲公病不起與二兄從治命返葬于楊州先塋以寇亂未靖奉几筵及林夫人寄寓於安州村舍庚子移駐延安六月 懿仁王后上昇公扶裹赴臨九月公除以護軍兼總管入朝以大臣不能鎮定妖說 山陵之役愆期未就疏論之俄拜大司憲糾正官邪臺端肅然辛丑移吏曹參判一意愼簡必先耆宿尋以同知春秋館事奉安國朝實録于妙香山兼同知 經筵事還拜禮曹六月出爲京畿觀察使病欲辭遞 宣廟遣御醫賫

藥餌輟御厨以 賜之至冬而甦遂具疏與牋陳謝
且乞郡 宣廟讀至牋文與死為隣莫保蟻命可生
之道專荷鴻恩之句諷詠良久曰對偶語意俱極切
當斯人雖久病精神不減 手批勉以將息不許外
補壬寅春 詔使涖境賂金之竅大啓民不堪命拜
公京畿觀察使措處獲宜得華人歡而民力用紓一
道稱之幕官欲行非道見沮於公反造言中之公乃
辭遞拜禮曹參判冬出為江原道觀察使巡歷之餘
遍訪名區携一二布衣故人觴咏甚適過寧越郡謁
魯山墓曁納節侍 經席進啓魯山之墓香火久斷

斧斤不禁　中廟嘗遣承旨申鏛致祭宜擧廢典
宣廟亟遣承旨祭之秋拜都承旨遷拜戶曹俄移兵
曹甲辰錄扈　聖宣武靖難三功臣公建議吾輩執
羈靮者猶謂之功出生入死辛勤戎馬者勞績何翅
萬倍宜加錄武將以慰戰士心識者韙之已錄正勳
當收原從公兼綰扈從宣武兩局宣武則水陸征戰
請援輓漕接應　天將顩　奏祈　恩色目如毛眞
贗混淆號訴塡咽文簿轇轕公曲加辨別取舍不紊
胥服其公明時偉相首發上　尊號之議政府率百
僚伏閤而請　宣廟執撝謙久而不許首揆尹承勳

欲曰此停論而未決一日公以公事詣尹公第尹公
以是詣公公曰此為大段義理相公何難而持難至
是翌日尹公赴朝堂集諸宰詢之言人人殊公適後
至促召問之公笑曰但觀義理所在處行之何用問
為公之所謂義理特申昨日之論以勉决斷偉相嗾
臺官劾首擬而反以公義理之說為証案公耻之遂
引入七月始行功臣封賞 賜公忠勤貞亮効節協
策扈 聖功臣之號超階資憲封錦溪君兼知春秋
館事未幾拜議政府右叅賛㝷拜户曹判書掌財
本綜理微密欲定經費量入為出之式遷拜平安道

觀察使兼都巡察使以去林夫人曾隨仲子黃州牧
任所叔子守信川來往有煒至公按節關西路繇黃
岡以板輿移奉箕京相距不三舍而近遞進稱壽兒
孫滿前棲觀江湖遊跡殆遍魚軒每出士女簇觀世
稱盛事公裁決酬應沛如江河不勞神觀事無惉滯
雖盤錯交値未嘗皺眉程士校武興起成就館穀賓
客周濟親舊情文俱至各厭其意斥絶私干賄賚遂
塞巡閱邊徼延訪疾苦弭節亭障興滯賑急深冬警
備之辰積氷於要害之地一如 天朝氷城之制堂
姪燁為府庶尹赫赫著治聲而性酷嗜殺公擻致之

立庭下為杖首吏而猶不悛則 啓罷之節度使成
允文結援偉相驁而橫擅自分定於列邑督徵銅鐵
其妻旁緣人亡匿其營中公發吏搜捕移繫他邑且
詰擅自分定之故俱自首伏列其實狀以聞允文竟
絀邊氓獲蘇丁未秋秩滿復勲封戊申 宣廟棄群
臣公為守陵官精白將事敬感交至唯以太夫人年
高思慕鬱結寢食為損十二月林夫人以疾棄養於
仲子忠州牧之衙舍公徒跣出陵外呼天擗踊以俟
朝旨朝議不許遞而笵海特許之政院執不下公聞
遞音奔去不二日達忠州已而有旨促還公處齋室

不出外廊方喪天喪兼致其極太夫人將葬公拜疏視窆而還己酉　宣廟初朞進階正憲秋用拜　陵恩進階崇政庚戌　宣廟再朞進階崇祿馳歸太夫人喪次與二兄守制辛亥服闋復勳封尋兼判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鄭仁弘疏詆退溪晦齋兩先正大臣師儒連章爭辨而公疏最切直上下交憾壬子三月鳳山倅申慄捕得金濟世者賚以禍福誘使自伏以與前博士金直哉父子謀逆馳遞上之濟世者本行丐倫兒流轉兩西圻輔之間籍人姓名註謬無據而平壤人前府使金台佐正字田闢嶺南人

前觀察使鄭經世京城士大夫丁好恕丁好善丁好
㑢崔有海等咸被逮濟世謂與丁好恕謀逆乃在某
年某月公即言好恕其時赴京承旨洪瑞鳳亦言臣
為使臣好恕為書狀官辭朝復命日月可考濟世語
塞而曰是好㑢非好恕也公又曰大臣之問言金台
佐篤老沉病田疇早捷大科名聞西方又言崔有海
年少儒生不閑吏文直須以口語置對公雖不敢遽
白諸人之冤其痛惻而至隱之者不復自陳李爾瞻
以大司憲與公分席偶伏覵睇者累矣翌日光海下
教曰人臣護逆宜同逆律判義禁某敢於搨前營救

逆賊其遞金吾爾瞻使其黨趙存道論請拿鞫光海
只命削爵冬叙復勲封癸丑四月朴應犀之獄起應
犀者故相淳之孽産也與徐羊甲輩結為死黨出沒
上游殺越人于貨事覺就囚從死求生爾瞻之徒李
昌後與應犀有連乃唆使上告延興府院君金悌男
欲奉永昌大君謀不軌其所排空巧密人無能脫者
先是 宣廟賓天之日下 手教二通一以畀光海
視同氣如予在時一以畀七宰臣只書姓字柳韓朴
許徐申韓而大君幼冲煩卿等保護以此七臣之目
竹而群兇煽倡謂閔闇希竄與柳永慶鷸作遺教譖

蠱積年駭機垂發而卒發於羊甲之招大司諫李志
完獻納柳活論七臣奉矯旨不即辨明甘心承順削
去仕版武人鄭浹誣伏廣引公卿大夫有若自上變
者而亦及遺教之說光海始命逮受遺諸臣以與延
興水火相捄為問目公之置對承問目為辭陳其曾
與延興情誼阻隔之狀蓋丁未年間宣廟寢疾彌
留巫卜謂疾祟在裕陵群往陵下作禳事而宮奴
女巫之主張其事者實 裕陵時受 恩人也朴氏
闔門必欲正其罪而兩人托跡宮禁有忌器之嫌使
人微諷延興延興不答自此朴氏根之庚戌公之表

姪李公顯英為持平立捕女巫囚之李公用他事遞職不果究治及公置對據實指陳本無語犯　宮闈之端李文忠恒福申承旨應榘洎吾先君亦不以是為異原公本情可質天日而不幸宮中咀呪之獄繼起兇賊以　裕陵事滚成一端拈入須教以為藉口傍觀者不復究其事之本末生平不相悅者曰起而下石傳訛爽實遂為禍陷公出獄之後捲歸通津田廬丙辰秋廢　大妃之論復熾以受遺諸臣為注徐兟宋文奎受爾瞻旨投疏請鼎鄭造尹訒柳潚分據三司合辭請寘五月猶不止光海命中道付處還牙

山縣辛酉宥還癸亥今　上反正復公勳封時議追
咎癸丑供辭蜚語騰聳至請圍籬安置配康津縣公
承譴怡然唯命家人多齎衣衾以備身後而無幾微
見色談笑如平日但飲酒數盃而止曰罪名汚衊極
矣不敢用酒自寬耳乙丑撤籬丁卯量移扶安壬申
内徙忠原癸酉放歸田里十年之間四蒙　宥典公
乃戴恩而歸買墅於西湖徜徉卒歲而神觀精力如
少年時飲啗甚健乙亥二月夜寢忽覺痰壅竟不淑
公生於隆慶己巳得年六十有七某年某月某甲禮
葬于某邑之某原公孝友天植英達夙成服訓家庭

博問多識遇事忼慨瞻畧過人當壬辰之難起自郎
署驟躐鄉班妙年當官作事老成精神所到條達節
觧廟堂倚以為重　君父視如心膂入侍經幄出賛
機籌蔚然為中興名臣而尤有雅量濟以忠恕居家
接物一於和巽膝下之戲便若孺兒與二兄自為知
己塤篪莫逆長姊丘嫂事之如母推愛族姻無間親
疎撫恤故舊必先愚賤交際之間洞達無礙談論纚
纚撤去畛域平生以矯激近名為耻嚴於辭受取予
之節而猶恐人知性無玩好雖書籍亦不購求居室
蕭然傍無酒槍茶鼎之屬所御一亘羅郎　上所賜

白金鎔造者也善謔而不至於縱喜酒而不及於亂早貴絶自驕慢人之念晚阨無佗傺無憀之色在田里與鄉人處于于然驩笑博弈有野老爭席之趣而處籬中三載未嘗窺外戶撤籬之後猶閉閤深居淡然與世相忘而惓惓宗國聞朝政得失輒形憂喜湖南之俗素稱狡悍而公居之人皆敬服得公片言信如甲令有事必走謁扣質及其移去莫不出涕遠將後亦餽問不絶謫中遭長姊及夫人之喪子灘繼亡羈孤憂戚人理之所不堪而亦能理遣屢遭機辟不驚不慍曰點檢吾心自無些累俯仰何怍雖文字之

上亦無自辦求知之語而扶寧一編畧述其素藴而
已嘗以自警編名臣言行録為律身之本頗有所得
晩取心經近思録朱子書溫繹者數矣其為詩文操
筆立就以暢達精當為宗能疾書姿媚搶攘之際咨
揭寫本多出公手窮通計筭甘石禄命家言少善御
絶塵如飛髫控隨意射亦不習而能云所著放失汾
津録二卷藏于家公娶左丞旨閔善之女驪興望族
高麗名相令謨之後代有冠裳曾祖諱球奉先殿參
奉祖諱世良承政院左承旨以清直聞於世外祖議
政府右參贊　贈領議政始林府院君李夢亮承旨

無嗣只育夫人端莊聰睿幼受小學內訓諸書能通
大義在室婉娩有度舅李文忠公每稱女士既歸朴
氏姻戚家盛合族頻煩而周章其間不妄瞻視穆然
自持而已壬辰之變公常在省治事仍自 闕下扈
駕而西夫人以死自矢至刦匕箸父母強之數四而
止且重身病困徒步草澤恒閉口屏卧唯以不自決
為恨賊勢漸熾殆遍峽中同為避地者議欲南歸取
食夫人斷以義理決策西上會公於闕右其指畫有
丈夫所不能及者承旨公稱其矚於大誼自是轉徙
寄寓無一歲寧居仰事俯育夫人身任之乙未公奉

使龍灣病甚夫人匹馬馳赴中途聞公病少愈卽止
不入咸服其達禮洎父母老而疾病奉引起居飮食
藥餌凡所以致其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喪而葬而
祭之戚易中節肥家訓子率有禮意癸丑之禍憂懼
煎熬至癸亥尤甚竟以乙丑五月十有七日卒于康
津謫居少公一年年五十有六男女長成者七人男
長瀰尙 宣祖大王第五女貞安翁主封錦陽尉次
渏文科正郞次濰少具長者度甚有文不勝喪早死
次濱女長適大司成李明漢次適叅奉洪處深次適
叅奉柳省吾錦陽之出曰世橋正郞之出曰世來世

采女幼大司成之出曰一相修撰曰嘉相進士餘幼
洪處深柳省吾皆有所出而并幼公側出男一人亦
幼噫 宣廟養育貽遺蹄稱彬彬而至癸丑戊午盡
之一網而受遺諸臣首被逮繫旋加放逐并與先
王手敎而謂之矯作其不畏天地鬼神矣雖欲爲周
太傅之所爲其可得乎一二舊臣之不死於奸賊之
手者獲沾 新化而以公之才之器置諸廟廊其贊
襄之績必能新一代耳目而無妄之菑遂至終身挫
閼渙汗之恩始及於身後豈非命也豈非命也翊聖
自在齠齔受公之賜今已種種矣謬當文字之役唯

以無諂無溢為報塞之地惟是立言之君子採擇而
為志若銘以賁泉隧云爾

輸忠翼謨修紀光國推忠奮義協策平難功臣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
師益城府院君行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兼户
曹判書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
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益城君洪公行狀

公諱聖民字時可姓洪氏自號拙翁其先籍南陽鼻
祖悅佐麗祖位太師啓慶壽后名德相禪忠平公灌

殉於國難匡定公奎討逆復辟事載史牒入 本朝有諱敬孫官同知成均館事寔生潤德司諫院獻納獻納生係貞藝文館待教待教生春卿黃海道觀察使即公考也用公勳爵 贈公考純忠積德補祚功臣議政府領議政南寧府院君 贈祖考吏曹判書 贈曾祖考吏曹參議議政公娶固城君李益友之女生公公五歲而李夫人棄世議政公繼娶金氏又有側室令諸子女自擇就養公獨就金夫人曰無母有母捨母何之議政公異之公対父為養宰安城郡祖母携公歸方九齡官僮餽以時果公嫌其無名卻不

食祖母訖曰吾有孫矣十三丁議政公憂執制如成人受書於伯承旨公一日悲泣甚承旨公詰之對曰吾受學數月未蒙榎楚此必衆吾之孤也吾是以悲耳承旨公亦感涕益加提誨業日進甫壯爲古文詞華問藹蔚庚申 明廟御禁苑試士公製居魁唱名之日適有雷震之變論罷一榜辛酉捷進士壯元甲子明經及第選補槐院乙丑入玉堂爲正字移承政院注書俄還玉堂序陞著作博士轉成均館典籍尼於秉銓者議餘一年不調戊辰始拜修撰禮工佐郎薦授兵曹屢踐正言修撰帶知製 教庚午賜暇讀

書拜吏曹佐郎癸酉遷副校理直講吏曹正郎陟議
政府舍人應教司諫執義司成宗簿寺正由典翰擢
同副承旨轉左副乙亥以散官赴京請改宗系之誣
指陳明白宗伯据實覆奏撰入會典竣事迴拜大司
諫丙子歷大司成吏曹參議丁丑 仁聖王后疾大
漸命罷乙巳僞勳將草敎主文者倉卒不能就公代
爲文援筆立成衆鉞森凜人咸歎服歷兵刑工三曹
參議左副承旨僉知中樞府事 宣廟試文臣于庭
公作爲第一特躋亞卿秩以寵之授同知中樞府事
庚辰拜慶尚道觀察使嶺南素號豪窟逋稅滋獄獄

疑有十年未決者列邑狴犴皆滿簿牒雲委公巡淮
輙引訟者甲乙兩造于庭據其供詞而得其情亭斷
不留時無不各厭其意所讞至數百家化理興行囹
圄空虛及瓜例授同知中樞府事兼同知 經筵義
禁府事改授副提學劉論士流携貳出於疑之一字
且陳上心偏繫處深加規切 上手批曰有臣如此
予復何憂公恒以引君當道爲己責 宣廟嘗論唐
太宗心術不正公進言曰太宗心術固不正能容直
諫致太平今 殿下之德誠無讓於三代之君而若
好問一節或有媿於唐宗矣公自帝京還 宣廟問

中朝有何事曰皇帝於臨朝日杖言者而言者繼踵
本朝雖名優待言者而未見直言人君之於言者面
容而心誅之則其害甚於杖之聞者縮頸還大司憲
移禮曹叅判坐微事免癸未叙復西樞尋爲副提學
許篈等劾李文成公珥繩之以驕蹇慢上之罪語極
矯誣　上洞燭其狀竄篈等三臣于絶塞公上劄痛
辨其罔極之讒曰請稍輕其律擧范忠宣此路荊棘
四十年之語物情韙之拜大司憲加資憲階盖以天
朝刊布會典昭雪　本朝宗系而黃廷彧所賫奏文
出公手也乙酉拜京畿觀察使丁亥判禮曹己丑歷

户刑二曹判書漢城府判尹兼藝文館提學知義禁府事擢吏曹判書以趙重峯憲擬禮曹佐郎遽免庚寅拜大司憲先是鄭汝立謀叛事覺株連薦紳其黨吉三峯未就捕而或者謂三峯即崔永慶別號同僚欲請鞫永慶公力止之相臣鄭彦信以書札下獄有一儒生上疏言彦信初聞賊變遽發斬告者之言宜置之辟 上問其時推官皆依違對不實公斥言首相欺罔不直狀遂忤旨以特旨出爲慶尚道觀察使時倭酋秀吉簒君自肆其凶威方謀假道犯上國之計遣使賫之 朝廷亦不得倡言絶之待其使燕饗

踰制公謂宣慰使曰國有定禮禮亡則國亡今之踰
制非所知也具啓報聞國家方講和好置邊備於
度外公獨憂之勑州郡修城池繕器械若將對壘者
然且陳水戰便宜不報諸路設機購捕吉三峯甚急
公懼無辜之横羅置不問及公以勳盟赴召都事潯
三峯械治甚酷延逮十餘家至馳驛以聞公道遇而
郤之曰此雖真三峯旣就囚則待方伯覆實未晩況
未必真者乎還營審覈囚皆嶺以南巨室無實狀遂
白其寃悉釋之策公光國平難兩勳賜號封君超秩
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辛卯士禍大作一時名流無

漏脫者公夙負重望被齕最烈初鐫公秩再論遐竄配咸鏡道之富寧府出城之日上西士夫下西胥徒涕泣奔走至輟市相送抱川有負餽贐者曰我昔者金海囚也十年抱枉賴公直之今日之來為報德也公謝不受李大諫海壽與公同竄北荒詢辭受為之儆法云壬辰夏秀吉大舉入寇 大駕西狩特宥公封君急起之公自謫所艱關踰嶺走江界趨義州謁上行在首陳改弦易轍恢復可圖又曰欲定非常之變必有非常之舉奏對堅剴 上為之嘉納公以益城君兼藝文館提學知春秋館事冬聞大夫人喪奔

往數日程而賊入平壤　朝廷定計內附命公起復辭旨懇迫尹相斗壽亦馳書相勉曰公之此行無及於已死之母而庶可以共死於將亡之國公痛哭赴朝拜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戶曹判書公露章哀籲至七八　上不允抑情供職單誠經理餉給大兵得無缺乏李提督如松擊平壤克之賊遁歸一日一夜渡臨津勢如破竹而　天兵逗遛不即前上遣公赴軍前請亟躡賊公血誠陳乞言淚俱迸提督亦感奮即引兵以東收復京師公復命曰乞解職奔哭　上猶不許相臣啓公哀迫之情然後始許之

公晨夜跋涉扶櫬而歸襄奉於先塋處墓守制朝廷
雖還舊都依墻壁而立朝廷訛言胥動如不保朝夕
嚴旨催召無虛月公不獲已扶病入城而姪子淂毒
腫傳諸人必死人莫敢近公手自調藥守日夜救之
人皆勸公避之公不忍捨去竟傳是病不起壽五十
有九公配曰坡平尹氏延安府使曦之女生一男一
女男瑞翼文科叅議女適都承旨金時憲叅議有二
男命耉平安道觀察使曰命夏察訪命耉之子重普
進士壯元以忠臣之嗣　恩除叅奉公生有異質聰
識邁倫孝友之性實禀于天事繼母色而無違或時

異第趍日定省風雨寒暑不少變母亦視之同已出雖貴顯名呼公如孩兒公事生事死一而無間祭則輒潔齋預戒愇詭悒僾咸中於度每省墓望墓門徒行至老不替奉伯承旨公如嚴父友諸姊妹弟姪隆殺盡其道篤於追遠遂遡宗派及于先代碑誌傳記旁搜曲證於史乘子集成慕遠錄以寓慕焉平生簡素澹泊雍容恬穆於世一切芬華聲色貨利漠然無一動於中者棟宇款傾瓶罍懸罄而居之泰然弱冠立朝樹立卓然所與交皆一時名勝而與栗谷牛溪兩先生最善正色謫列人莫敢犯尤不喜造請追逐

時好強為態色其待權貴若浼所不屑者一揖而已宣廟毋兄河陵君公為姻從求見甚至終不許一接嘗出避雨道傍訝其閭高大問從者知其為河陵第冒雨而驅其高介類此而仁愛遜順位崇心下見老人雖賤必加之禮優於政事才遇錯刃解所涖皆有神明之稱而恒持撝謙不自滿假宗系歸正公功為多而未嘗發於口洎會典之頒　天子降勑朝廷始知　宣廟論功大封拜欲以公為元勳　命群下雜議公謂議者以宗系事往者冠蓋相望先乎我者不必不如我後乎我者不必不如我我但遇其時耳安

敢貪天功爲己力也卒辭而不居君子多之公夙負
公輔望自讁中還當板蕩之際秉畫痒之義入告出
施叶于輿論尹相視師南服臨行與僚相議枚卜舉
公屬之初無牴牾卒擠之公亦遷厭人代士論至今
惜之噫 本朝濟濟之美莫盛於 宣廟朝而論當
時名公卿者或以器業或以治行其品不一而絶俗
之資高世之行文章政事輔以經術入爲羽儀出績
屛翰進退榮辱素履無玷推爲大雅君子唯公一人
而已公之文章清麗拔越每當製誥操筆而就世稱
經國之手詩亦平鋪脫谿逕所著文集五卷行于世

朝廷將舉公易名之典其孫曾等以家狀屬翊聖曰
頤有述也翊聖辭非其任又以益寧相公之命來申
之遂不敢辭謹据系牒兼采國言論次如右
宣授高麗國儒學提舉都僉議中贊修文殿大
提學贈謚文成公晦軒安先生名徇記
順興之安遠有代序至高麗晦軒先生以儒術大鳴
於世推為東方理學之祖配食孔廡專祠鄉邦其裔
孫應昌譜其世而收其族以先生之功之德能亢宗
壽后爰摭遺事而冠其籍屬筆於翊聖辭而不獲遂
据家牒參以國乘旁采諸家之說書其大者竊取述

而不作之義俾後之攷信焉謹按先生諱珦初名裕
避本朝 顯陵御諱復以裕行初以賢科釋褐事元
宗補校書郎還直翰林院陷于三别抄之亂以計脫
免王特加奬賞自是歷敭内外俱著廉直之名忠烈
王元年倅尚州捕治女巫之挾神惑衆者自密直司
使出鎮合浦軍民安之忠宣即位拜叅知機務集賢
殿學士尹鷄林及忠烈復位從忠宣入元一日帝令
丞相傳旨曰汝王何不近公主先生曰閨闥之内非
外臣所知亦非所宜問帝曰此人知大體者庸可以
遠人視之耶轉賛成事先生謂宰相之職莫先於教

育人材今養賢庫貯殫竭無以廩士宜令大小官僚
各出銀幣有差子母取息以贍學錢兩府以聞王出
内帑錢穀以助之密直高世自以武弁不肯捐錢公
諭以教條世乃媿服輸貨又以餘貲付博士金文鼎
等購先聖若七十二子遺像并購祭器樂器六經子
史于中國且薦密直副使李㦊典法判書李瑱為經
史教授都監使於是頗學之士雲集横經受業蔚有
菁莪之化先生為人莊重安詳動遵禮法以興學養
士為己任嘗憂學校政衰慨然有詩曰香燈處處皆
祈佛簫管家家盡事神獨有數間夫子廟滿庭春草

寐無人其為教必先以孝悌忠信精思力踐以至高明正大之域訓迪後生寬以有制人有過輒諄諄譬曉改之乃已士以此益附之德譽日隆達于元朝宣授征東行省員外郎尋加海東儒學提舉以褒之在相府能謀善断且有鑑識言人貴賤壽夭多驗金怡白元恒李齊賢皆其所識拔也晩年休致掛晦菴真以寓慕仍自號晦軒蓄古琴一張遇士之可教者必勸之晩年就閒納其土田臧獲供給學徒泮中至今頼之以都僉議中賛致仕忠烈王三十二年丙午九月十有二日易簀春秋六十四謚法道德博聞曰文

安民立政曰成及奚七管十二生徒皆服素王命寫
眞置文廟中忠肅王六年己未從祀東廡入本朝
文宗大王下教曰安其子孫永勿屬軍役以表乃祖
之功周愼齋世鵬守豐基即先生講學之地創書院
退溪先生爲郡增定學式請賜額紹修命大提學申
光漢爲記并錫經籍田民以優之噫吾東方被箕疇
父師之教號稱小華而箕氏德衰逆滿阻命三國鬪
爭區域自別羅麗之際竺教大行雖有豪傑之士胥
淪於異端不知有周孔之道晦盲否塞殆千餘年矣
先生生於衰季能尋墜緒一洗蓁蕪廓開正路其爲

東方理學之祖者非溢辭也易世之後益示襃嘉之典枝庶永賴可見列聖右文之意嗚呼盛哉先生世系雲仍有碑有譜茲不贅焉

右議政金公謚狀

公諱尚容字景擇姓金氏自號仚源又號楓溪亦稱溪翁其先安東人鼻祖宣平佐麗祖著勳伐疇庸錫號祭于鄉社其後蕃昌世襲簪組有諱永銖司憲府掌令即公高祖也曾祖曰璠平壤府庶尹 贈吏曹判書兩館大提學祖曰生海信川郡守 贈議政府左贊成考諱克孝官敦寧府都正早登國庠歷官外

內晚而家食子姓貴盛壽祿俱隆為世艷稱卒 贈
議政府領議政妣貞敬夫人東萊鄭氏左議政惟吉
之女領議政文翼公光弼之曾孫也以嘉靖辛酉生
公端頴異凡兒稍長已不妄言笑動止自矩識者器
之期以公輔萬曆壬午中司馬在泮宮所從遊皆名
勝而與黃文敏慎契許最深己丑鄭汝立謀叛事發
治獄蔓延適有求言之旨公率諸生上疏極陳明教
化戒濫溢 宣廟下教褒納庚寅除 宣陵參奉俄
捷巍科首被史薦旋隷槐院新進峻望也公深自畏
退靜以守己洎補史官以親嫌處散壬辰故相鄭公

澈以都體察使開府江華辟公為從事視事兩湖
朝廷遙授公刑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亡何相國
受命朝京師金公瓚自體府貳价移授檢察使留
公為佐其除兵曹佐郎司諫院正言在外未行改成
均館典籍以吏曹佐郎始還朝帶知製教坐事免
遇赦叙復吏曹兼 世子侍講院司書俄陞本曹正
郎歷弘文館修撰成均館直講以接伴使金晬從事
隨日本冊使李宗城往嶺南明年以弘文館應教為
都元帥權慄從事赴湖南夏改直講明年又從接伴
使張雲翼逆麻提督貴于義州復拜應教兼弼善以

問禮官候陳監軍劾于境上明年超拜承政院同副
承旨資格尚淺不當注擬而出於 特命異數也以
左承旨李鐵婚家當避上疏遞改又疏還新階不許
鐵去職而公復受承旨序至左副夏奉表賀 聖節
還以違官程責限罷未幾 特叙爲刑曹叅議尋還
承旨辛丑拜大司諫日召對策邊事公卿滿前公進
曰方今言路杜塞宮禁不嚴皆 聖德之大累治道
之痼病臣請先務內修以立禦外之本 上問不嚴
何事毋敢有隱對曰某因自負輿力某弁陰畜節鉞
民庶竊議之必有小人從臾爲之階梯者乞賜痛斷

上嘉納之又曰災異上劄請勒宮奴鼈貢案以紓民
弊辭甚明剴 上優荅焉移左丞旨轉大司成改兵
曹參知參議先是數年朝著相傾敚上两屏之嚮用
一隊士流有嶺南生醜正者承權奸唉氣謀摠善類
先攻己丑治獄大臣遂開一穽為網打之計偉臣秉
銓恣意斥陟首逐公調定州牧使長子死未葬不顧
而行抵官十日詔使顧天峻崔廷健遞至使體與古
學士不同有急難應副者甚生鬧端一州驚擾公能
勿動追至嘉平成禮而去公不以遷客自處精勤于
職飭學宮隷生徒親加提誨彬彬成就開廢渠灌田

數千頃及佗惠政騰頌成謠報績爲一道冠屢蒙賞
賚秩滿髫白擁車道爲之枳後追思碑之未數月又
除尚州牧使官舍經亂盡燬公次第繕治噲然改觀
問民疾苦一於拊循而閭里爭閱細事付之鄉三老
郡中政清居三年以鄉試官同考觧圍京使者稍近
嫵舉子譟而出坐是罷歸叙拜判決事即日又除安
邊府使其治如定州而益習吏事尤得民情一境晏
如公有二尊人老病而斥公嶺海之外七年不返者
以偉相之枝未已而主銓者承其旨也物論憤欝戊
申　宣廟上陟以喪事名還篆　大行銘旌授護軍

改僉知中樞府事又改刑曹叅議山陵畢陞嘉善大
夫漢城府右尹轉户曹叅判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
還都承旨 皇帝遣行人熊化賜祭及諡太監劉用
須冊命公職司喉舌克相儐儀 特陞資憲大夫漢
城府判尹兼知義禁府事都摠管拜大司憲入對極
論宮中巫覡祈禳事請斥遠左道妖術病遞樞府以
繕工提調有封陵勞用例加正憲階判刑曹轉判尹
癸丑四月朴應犀獄起 先朝重臣名士少獲免者
公亦被逮置對明白舉止自若人服其操守堅正已
滕屬有考殺者株累坐罷明年叙授護軍丙辰改題

追崇神主加崇政階丁巳相臣李純受爾瞻指刼百
僚造庭請廢 大妃禍焰大熾不與者并論竄殛之
典公亦在遣中改歲不報而其明年議政公捐館舍
夫人執養子姓洪川縣舍公與諸弟奉几筵寄寓原
州以近塋省不毁之年備經危困率禮無懲人以爲
難辛酉大夫人卒於尼山縣舍冬扶櫬歸祔議政公
墓甲子服闋拜判敦寧府事李适叛 上出狩公州
公以檢察使先驅不乏供頓劝募遣丁義粟以佐調
運賊平兼同知成均館事奉 命往毛都督文龍營
事竣道拜兵曹判書負荷重寄益勤匪懈坐微文免

别叙護軍轉敦府冊封世子太監王敏政胡良輔等
来公膺遠接之任迎于鐵山中貴人素倨簡賓主儀
其禀無底公能周旋酬應不失禮意中外主計者亦
有以賴之進崇祿大夫禮曹判書兼同知 經筵事
都摠管 世子左副賓客戊辰春 上遭 啓運宮之
喪論禮互異公被旨進喪服而與大臣所講定者儀
節不同論者紛然公遂辭遞拜議政府左叅賛夏以
篆毓慶園銘旌進階輔國崇祿力辭不許於是秩班
三事所帶筵衘去同宮衘去副而公府序坐不便改
本官移樞府兼判禮曹丁卯二月金虜萬餘騎深入

平山　上幸江都公受　命留寄嚴干掫戢奸媮捕犯令者十餘人斬以徇衆城中肅然三月虜要盟而去　上回鑾進吏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秋辭遞移禮曹庚午年届七衮例入耆老社上章請致仕温旨勉留再辭不許以　章陵修改不及時譴罷別叙判敦寧府俄帶義禁府又兼禮曹公以進退大閑爲時勢所奪恒欝欝不自得四月以病妻辭觧兼局秋又判吏曹公以李省身李景義曾以言官坐論事久廢爲不可用兩人擬宮僚　上譴責政官罷之辛未正月別叙司直大拜右議政其爰立也公舅鄭公昌衍

李判書尚憲女壻張維同被卜公盖懼盛滿逡巡欲
辭避會有上急變者召命臨門乃出視事有士族女
坐咀呪獄三省鞫治公受 命審覆而疑其枉上章
持己見固辭按獄仍乞觧相職 上亟遣近臣慰諭
不已明年正月再以病辭不得請至三月又引入醫
問交道章二十九 上始許盖近世所罕聞也還判
敦寧癸酉復入右揆三讓不許甲戌夏控免還領敦
寧府事先是叅議俞伯曾上疏力詆相臣羅萬甲亦
極陳時政得失曰有所指斥并被嚴譴公劄陳狂戇
之言宜加寬貸司諫趙絅論左相洪瑞鳳賂馬事

上召問誰受絅不首贊舉左相佗汚狀　上欲廷尉
問詢諸大臣公以為朝廷固重臺諫顧未愈於重大
臣絅所言非細事不可不椽右絅者謂大臣護黨公
愈不樂在朝復請致仕章累上溫旨不許公素患風
眩旋暴作　上遣醫診視續賜內劑至十二月十二
日義州告急書至虜大舉入寇已渡鴨江倉卒　下
教老病宰臣先出　命尹相昉奉　廟社主詣江都
公隨之在道頓撼痰欬是日撥報賊兵迫松京京師
大震　車駕將向江都未及城門賊騎薄西郊轉入
山城西江都路已隔斷矣賊圍山城半月諸道勤王

師無至者丁丑正月忠清監司鄭世規引兵先至遇賊軍潰後來諸軍觀望不進城中日益危急江都撿察以下守臣倫惰勔勦不能為戰守備觀者無不寒心公憂恚特甚奮曰 行在受圍日久危在朝夕鄭世規敗道路皆言已死湖西無主事者江都撿察一人足了副使宜往湖西收散卒糾義旅督湖南兵在後者以鎮軍民之心赴 君父之急機不可緩又言山城消息不通急募死士問 上起居探賊形勢十往必有一達臣子之誼豈可束手坐觀乎撿察使金慶徵於公座謂此事自有主張者非避亂大臣所預

竟不用公言通津假守金迪報賊大至張紳慶徵皆不信曰唉怯夫江水流澌賊安能飛渡軍事視如他日厥明賊到甲申公馳出津口見賊勢熾張知事不濟還與家人訣詣分司謂尹相曰公則奉 廟社以來自有便宜處置我則當死於此遂登南城譙樓解所服戎衣授傔人放火自燒意留以爲復也公孫壽全年十三時在側命僕掖歸挽衣不去曰當從翁逝當何歸僕亦不去遂同死實正月二十二日壬戌也賊退諸孤覓屍不得乃以是年四月十六日奠衣冠于楊州陶穴里先塋側巽向之原公得壽七十有七

配永嘉權氏戶曹佐郎愷之女領議政轍之孫純德淵行協于上下內外親悅而歸之年三十三卒追封貞敬夫人育三男三女男長光烱早歿次光熀府使次光炫文科叅判女長適翊贊南好學次右議政張維次郡守李以省庶出男光熽縣監女留守韓仁及妾次適縣監李應寅次適成後龍內外曾孫多不錄公爲人愷悌誠實容貌粹夷事父母婉曲承意自少未嘗有忤待諸弟如己視其子如己子御家衆有恩威亦不廢門庭之內穆如也與人處和易無畦畛而中實毅然有不可奪之志辭受之際稱心以行不矯

餙少時侍王毋病不解衣帶者三月以身代親勞晚築楓溪水石議政公悅其勝肩輿日往来而性喜客所至無虗席公輙營具擇味以進及佳辰壽節座客無間貴賤下至伶工伎樂必致款洽以適其意仲弟尚寬温病死親自棺斂不避犲弟尚謇殁大夫人痛不欲生公恐重傷其意自外歸和色而後見慰諭百方而自與諸弟私痛若喪手足不令二親知也俸禄半入孤寡貧窮之家家無剩儲患世俗侈靡無度至於享先以美沒禮非先王制禮之意著祭式以訓子孫燕居不御采服常食不設盛饌取古人勢不可倚

盡福不可享盡等語書諸座右以寓戒晚年作五倫歌以諺譯令婦孺易曉而頗有益於啓迪焉三入政本不濡滯或坐事経去而益自辭退初無戀位意屢長部省金吾凡所断讞以情輔法不輕為操切一歸於公直忠厚自侍從以至叅席入告旃廈出與諸公講畫其陰德於小民可著為契令者不易數在江都日人皆揣其敗或勸公具舟楫備緩急公歎曰 主上在圍中安危未可知 宗社元孫皆在此萬一不幸有死而已安所偷生盖公之志素定矣性嗜書無日不開卷多蓄古今書法名畫環列左右為文主辭

達詩亦清腴合度筆法端麗尤工小楷 國家廟主
多公筆篆書舉整於諸體各臻其妙爲近世名家云
宣廟在宥右文重道尊禮儒臣樂育人材尤培養氣
節濟濟之美於古爲盛四五十年間 國家多故克
享報效若責左券或盡瘁於壬丁之難以成重熙之
績或立節於丁戊之禍以扶壽綱常至於忠義之士
翊運靖社皆聞 先王之風而興起者而數三遺老
協贊 新化宰鎮之功蓋亦不小而不幸相繼淪喪
唯公獨存而已老病矣猶能奮發於家國存亡之秋
以深謀遠慮指畫謨至而見沮於豎子知其必敗則

從容取舍以身殉之噫公之死豈偶然哉宋臣張栻
告其君曰欲得伏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顔敢諫中求
之公少事　宣廟獨持風裁直言不諱夙著謇諤之
風其時相臣曰其廷諍以鳳鳴朝陽稱之於　上前
宣廟改容而許之矣舉世之所期望亦可以想矣噫
公之死可謂不負　先王之知而亦可謂不負大臣
之責矣翊聖猥當謬委固辭不獲謹据家狀兼述諭
言者之口不敢為溢辭敢徼節惠之典謹狀

樂全堂集卷之十四

樂全堂集卷之十五

誄

黃府尹一皓哀誄

故兵曹參知黃公名一皓字翼就其先中國人鼻祖平章事石奇仕高麗受籍檜原三傳至莊武公衡殲倭南服著威名歷二世而文敏公諱愼事穆陵為名臣世所稱秋浦先生文敏之子曰愓弱冠病歿數月而遺腹兒生即公也文敏夫人亦生女不育乳汁未斷文敏痛其子蚤夭又思遺孩不保俾其夫人就產房提抱而歸躬自乳之公既免於懷猶不知非其

出也文敏公亦竟無子上疏請以公爲後公於生親獨子法不當出後而　宣廟特許之公遂爲文敏公嗣公生而頴拔異凡兒稍壯警悟才辨不肯屈首課程文而徒徒綴句饒詞致癸丑文敏公羅囹寘海陬夫人先逝文敏繼殞謫中無強近之匍匐者公摧擗哀痛絶而復甦強起治事自襲斂葬祭無少缺而孤惸欒棘黄氏兩家唯公一人在本生母夫人日夜號泣懼公之不興也公支憊自力進而慰慈闈退而持斬衰堊執禮踰制見者傷之服闋以任子授雲峯縣監以書生奄臨民社而治法中窾老吏袖手在官六

春民甚便之甲子逆适稱兵犯闕公率精銳數千入
援謁 上于畿甸 上見其部伍齊整嘉歎久之會
元帥諸軍勦滅适之餘黨公滿拜水曹郎尋除全州
判官適丁虜難 世子分朝南下久駐本州公專任
上下供億支度有方使民不知闔境騰謠有名母之
稱優遷林川郡守益自展布治理流聞而以微事忤
當途者搆誣論劾事久莫白坐廢五六年杜門窮街
不通交游亦不以毫髮見幾微家雖貧必具甘脆奉
親歡亹亹有老萊之風焉自癸丑後絶意場屋已二
十年所會有增廣試大夫人強之一舉中大科遂踐

臺閣丙子扈　駕入南漢城侯　上巡閱伏路左請
得一面要衝爲效死地　上奬諭仍命守南城尋以
掌令爲督戰御史賫書棄障與士卒最下者同其苦
一日賊大勢犯南城前驅已傅城堞將士退却公拔
釼驅砲手百餘納甕城用火具擊賊賊多燒死力士
許檍有逗撓狀公欲手釼斬之檍大呼而進士氣一
倍砲射俱發殺賊大將賊曳屍號哭而退遂不敢更
犯實公力也出城之議既定　世子戒西行公忼慨
奮憤願從行除公輔德奉　世子出入虜陣治辦行
具聞太夫人自江都奔迸不知所在公上疏乞訪老

母存亡然後入瀋乘單舸窮探海澨會于南陽島中
太夫人驚憂致疾氣息奄奄不忍遽離而屢擁 世
子以西朝廷已論南城功加公一階補陞朝官改授
他人以輔德公還朝悼前志之未遂上章待罪仍請
追往死生以之 上優批不許未幾調晉州牧使論
者追咎不赴瀋羅之公不自辨屏居湖庄己卯起廢
授義州府尹前尹林慶業當兵後有保聚之稱庶事
草創體統不立公挈舉維綱仁拊義摩大而城池館
宇廩庾財賦少而閭閻蓋藏牛馬雞豚無不照攝櫛
垢爬痒饑食寒燠民愛之如父母嚴之如神明流通

日集田野盡闢識者以之祖士雅馮申疆界爾津之
禁抑使价橫張之弊清此守令不遵令者譯舌交爾
挨於事者痛繩之以法公私行李過其境無不約束
謹飭雖藩使不得加以非理此禍端之所以潛滋釀
成者也馬胡棄病駒於本府而倒斃主者割其肉而
啗之非公所知疾公者造言以譏之曰割馬肉而詛
之以此發怒被逮削職俄叙拜兵曹參知內裡有搬
運之物中官使守門將進牛車於閤門公聞之謂車
輛駕牛折馳道殊非故事雖有　上敎當執之况中
人何敢直自踊令手遂寢之自是掖庭省闥聞公入

直肅然毋諱以省母辭遞而歸辛巳冬義州人通書事發先是義州武弁崔孝一全家浮海內附中國久而始覺公具聞奉教捕其族屬之與知情迹者死者二人其餘在囚未及論斷而公獲譴公於孝一之族毫無假貸而孝一外甥曰假撻寄書孝一其辭甚繁而汎稱黃府尹恩恤之語不舉名字而瀋人移怒竟歸罪於公嗚呼痛哉公臨死一封書付舊裨呈承政院知申事手納密匣封進留中不下世莫知疏中有何辭語或云所言皆國家大計而不及私云公招獄吏託其老母於數三知舊與言先塋遷改事不啻

丁寧神色如常從容歛膚髮北向拜者四南向拜者
再北辭君與親之禮也上自公卿下至賤隸皆流涕
失聲都下驚擾久而不定雖深山窮谷婦孺之無知
無識語及公事悲憤咨嗟平生詆公者亦咸媿服
聖上欲拔公於死密諭僚臣為計萬方而無幸則禀
公老母及妻終其身焉公處心行事明白愷悌自期
以伏節死義臨死勇往絕無遲回倫情之習尤能急
人之急其所傾嚮不以死生貳之家居收貧族共爨
者十餘家有友託孤而亡者鞠而教之視猶己出俾
之成立所涖郡邑咸有遺愛義州之民聞公死如悲

親戚褊裨之曾從幕下者當公患難殫誠奔走公死哭之如子弟如公者當大任攝大衆可以得人死力也第不能俯仰於世修飾邊幅一切取名之態以是擯斥不振卒羅奇禍以死或謂公死於奇禍非由於此是不然彼捨其重者而必甘心於公則潛滋釀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自南城之役素憚公及為義州察公設施注措益憚之而不加之以非理是姑與之者間亦抵巇而入先以計去其任竟至於殺之乃已其為謀不偶然也公往義州也余送之西郊有所付屬不能行公之天性然也噫知公者宜莫如余而公

之遺孤皆公晚出必不能諗公事行余且懔懔凋謝
哭公以来益無意於世深懼歲月之久知公者亦且
不待則亡能述公之績遂叙次其所自出洎履行為
誄繫之詞而哀之詞曰
從古死枉其事不一或死於直或死於節或死於兵
或死於獄雖云蹈正卒繇觝觸夫孰如公避逅羅酷
自作曰禍外至為菑視天夢夢網之恢恢三公居右
六卿在左大夫士民森列上下疇不稱寃口莫能辯
哀哀無辜且薙且獮跪稽之恭胆悸骨軟已矣其死
不死之恤吾不哀公哀此徒也吾不悲公悲國痛也

傳之死議是國棄公臨死封章公則輸忠遥拜辭母
母焉能知訖母於人不遺孝思旣孝且忠死而无怍
達而觀之宇宙冥漠孰吉孰凶孰善孰惡蒙吏逍遥
曇迦寂滅雖見之偏而過於哲方知嵇阮亦有所激
我巾我車將奚所適青山一曲白雲千里逝波不回
跳丸若矢谷鳥喈喈隴草菲菲王孫一去曷日而歸

祭文

祭東岡李先生 恒福 文

噫君子任世道之責者必當天下之至難至變幸而
尊主而成名不幸捐軀而殉節若孔明之盡瘁文山

之成仁皆當天下存亡之幾任天下綱常之重者而孔明不能復漢室於垂亡文山不能紹宋祚於既絕成敗之數一係於天固不足論也藉令漢室重光宋祚再紹不過為一時之烈也以一人之身贊襄時難恢中興之大業片言正君樹百代之綱常如公者蓋未之聞也壬辰之西狩龍灣顧不如益州之偏安時之至難也先生方執中兵之旂握帷中之籌轉危而安扶亡而存可謂建天下之殊勳矣致身於危難之際易立節於論議之間難十餘年來國家多事釁故滋起事之至變也先生居大臣之位不失其令名而

卒能抗雷霆不測之威武扶大東幾熄之倫彝可謂任天下之綱常矣大節已立大功已昌先生之道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者也何遽棄斯世馭氣乘飛超然於無何有之鄉乎於乎先生視今之世道為如何哉志士不得伸其堂堂之議忠臣不得奮其拳拳之誠天地否塞日月晦盲後死之民而誰與程一杯為辭輪坎長冥靡其及矣於乎

先生

祭亡室貞淑翁主文

亡室翁主發引之期祇隔數日東陽申翊聖用是年

十二月壬子命僕治具執酌長慟奠以告之曰辛勤
者契活而棄之若遺愛育者諸子而棄之若遺所尊
者老親號哭奠之而昧昧不省所憐者孫兒失乳哌
哌而昧昧不省噫形雖化矣神即有知神若有知必
能格余之誠而聆余之言也君之所嘗辛勤愛育者
所尊所憐者都付之吾身而瞑然長逝者何歟數年
以來吾衰甚矣肉日以脫髮日以白春夏而後眠食
尤減君嘗虞余之或病勉以節飲間出仍又自詑曰
以吾食益甘氣益蘇肌膚亦勝昔矣言未數日君病
忽作病已亟矣猶自謂此疾數日可瘳今胡遽至於

斯也耶君固不自知也君嘗恃精神筋力之有過人者過於自用而卒至於斯耶抑君之長美局於短造耶實余之不肖積愆成殃有以致之非君之故也余與君豈惟伉儷之誼沐笄之間有朋友箴儆之益患難之際見平生素履之貞隨事而規若苛而恭見可而勉所助者大以君之懿卷而懷之一木塊然扣之不應斯豈人理之所可堪也君謂余否泰相乘吾窮久矣今當以享儉我十數年吾子吾女婚嫁畢矣此亦人間之福也造物者忌盈天理之惡乃至是耶宗祀之重吾誰與共子女之婚吾誰與共悲歡吾誰與

共起居吾誰與共從今以往為生樂否蓋可想已君逝之後忽忽無生意而上念老親下逮兒曹又以君襄事未卒強飯自抑綜理庶事殆君之殁日招吾冢婦與吾長女介婦若君之平日所左右婢僕閱君之遺帑無論細大籍而置之君之欲為靈兒之婚需者篋而藏之別所凡君之管鑰畱記皆付之冢婦竢君入地之後以家政悉委之吾兒吾婦量入為出撫御衆庶一如君在時無墜君之志也黄氏之婚約以待時説兒終兒令第義昌提挈以歸以義昌之高義其夫人之賢撫而育之不啻若已出庶望其長成也則

君之含結於冥冥者可以紓矣　聖明隱卒崇終之
恩天地罔量冢宰紀德埋窾之文百世不朽余亦爲
君驅馳數百里間卜藏於廣陵之東幽隧之制虛其
右偏爲他日同歸之地料吾之衷其何能久於世久
數十年短或時月耳與君離者無何而合者無窮期
矣達而觀之先後徃耳滯之無從聲之失常有不期
然而然者矣一座蒲團茶爐經卷爲余終身之計冷
澹生涯吁亦命矣噫君昔飮食我者而今余設飮食
而饗君者詎非人事之變也嗚呼痛哉

祭芝峯李先生睟光文

噫小子何以須先生也後之欲知我事行觀我狀伯氏者程族子之言吾父生平惟先生為知心迹無貳先生誌吾父墨未乾而先生棄世焉小子何以須先生也斬然者孤天之降割於兩家者偏而抑天非無意於其來與去則不可謂適然也天不可問而人理索矣噫小子亦安傚而周旋矣

祭族父叅判公文

嗚呼族父乃今棄小子而歸也耶小子何所恃以為生乎小子少族父十有九年則既出矣族父之提挈喣喣不啻已出小子之依戀懷慕亦猶父母幼而蒲

呼唉嬉於側畔不知其嚴且敬也既壯而稍知嚴敬而猶不能勝其恩愛之私也洎特父稱老於家小子頭顱種種唱喏之節漫加修謹而盃酒之間不能無齠齔之習此世間希有之樂也特父乃今棄小子如遺小子何所恃以為生也噫數年之中父母俱歿內外尊屬凋喪殆盡踽踽孤生唯恃特父之在世朝駕而出指城之南形影相弔共加慰勉特父免禫以來眠食靡常小子早衰元精耗敗無論年序俱屬遲暮特父恒憂小子之不善將攝小子亦深憂特父之眠食靡常固不能遠期十年亦不料一朝奄忽如此之

速也噫村父之於世不可謂不庸而亦不可謂庸也世之知村父者盖絶無而厪有所謂厪有者即吾父與小子耳吾父於村父為嚴兄村父於小子為諸父父子兄弟之言其能取信於曉曉之俗乎是以小子欲無言於當世而吾父之器待見於述作者可徵於後俟諸孤衰毀少定相與詮次履行為不朽圖者其責實在小子矣噫欲無言於當世而冀垂詒於後來吁亦悲矣村父將絶握手以訣唯以世道為念勗以守約則村父之愛小子深矣其何敢忘也升堂而無所承事出門而無所適焉則為生樂否盖可知矣噫

於父之所親而愛之者多在於彼而不在於此視小子生而茹苦稔毒孰悲而孰歡也未老而先衰多憂而少樂若是而其能久於世也耶非不知去來之常數現滅之定理而猶復號咷摧擗者直不勝目前之痛也遑遑追慕欲從而不得則設此酒食以寓其情而已

祭李舅叅判李公 命俊 文

岳勢分崑江流祖河源遠而派肢長而峨受姓疇庸數遠而長跡肇李城祚胤其昌啓慶壽後冠冕大東旣積而贏惟清江公以崑而岳由河而瀆孕靈產秀

弘庇厥族公能趾美卓矣其立實禀正氣惟義所集
移孝為忠為世貞臣德屈於名名屈於真通籍二紀
淪謫半之才以小見所理之畀遭際既晏且恤于擠
彼陽浮慕跡乃栖栖胡不以鄉胡不以公似抗而抑
若異而同長孺之直獻可之正持之以質操之以行
羽毛雲霄倘去倘来衆視以隘我服其恢迓公自東
瘠而見骨扶病瀝血猶補衮闕氛陰乍開光景昭昭
如鵠摩霄若鳳鳴朝薇垣峻秩亦出 君恩誰謂止
斯卜於善言小子無肖獲知實深非惟錫舅披以腹
心小子不文而徵藻技有行必序有居必記昔公卧

病拜於床下強起披索亹亹若瀉莞爾謂我吾將大
歸序次在通狀我母違吾有小齋退思其名為我記
之揭我堂楹文未脫稿公疾已革再往叩之微音在
臆淚懸聲吞死生之決公於死生視若夢幻一晝一
夜均而無間而我之苦未脫胷攫而恃暫假哭公形
化公化未化公名不朽蓋棺而定天地悠久澤至渥
矣公可以瞑衾我山頹尚存視聽公又舍我寄我蹐
蹐未老而衰幾何塵臼平生大白庶幾來格百年便
已塞實無適淺草欲生烏聲喈喈徘徊墟落惟其有
涯

祭判書潘公碩秤文

惟公名德蔚有所樹事我　中宗若肱而股風流不泯黃壤無主笤碑蝕螭莎隴毀斧翁主之藏通公門户爰卜近兆奉母與父聊築新居亦云鄰鳩瞻公之塋心惕躬傴士感曠世別非遐古考厥官序以肩我祖雍門之悲起焉作詺時載清明冷烔淒雨薄酒菲詞告以漬土魂若有知必於余取

祭判書徐公渻文

宣考在宥尚德羅才巨細著職治道以開惟二十載拔士最茂公洎先人柳川式遵初皆少蹟長旁踐華

逢國之驀奔命靡差公乃歷試勤于南服投之即解
刃不以族譽命之隆作我鄉士既外且內贊我康理
豈云其材器也斯究器以德充秉節惟貞耿耿單赤
六尺可托未命之悲一痛殞魄癸丑之獄言之短氣
恢恢天地合以孚爵公洎先人柳川同禍束峽飄海
十年拘鎖聖作物覩萬品昭蘇公洎先人復列官道
柳川國舅共承倚毗左提右挈寅恭不貳天不慭遺
柳川先去惟聖惡積奉諱斯遷公獨在世七十康強
白髮紅顔志氣俱昌耆英會上燁若神人胥豔慕之
蓋伏其真不病而化寔謂歸全古稱命者公即是命

噫噫同德荷知 宣考同歲通籍同沐恩造同受顧
託再入之同出處一貫凋喪亦同去來隨運係于高
穹委手流坎質于曙闇君知臣報亦旣無感今則已
矣小子安放儼然其儀表達攸養毅然其色凜不可
犯確然其操立朝知範廊廟之具丘壑之姿佐以杯
酒春煦藹垂濟以詼謔弛張不忒之公之懿非余敢
測至尊含恤搢紳相弔椽吏赴臨里閈咷呌特書在
史令聞在後子姓嗣嫩宜大而久其淂於天實厚而
博形合應世形隤反朴峙為山嶽列為辰星繫從
宣考徨彷帝庭公亡其亡眛者之見藐余之痛尚縉

一線恃頑而全浮寄缺陷遥山靡從觸境怛𢡟日月
哭奠先人之執逝者滔滔嗟其何及

祭延陵府院君李公好閔文

宣考在宥造士其良而用以養畢收厥長龍蛇之緼
國步底僵籲敷之殷實資文章草創潤色翕陰闢陽
東流一語感奮群邦山河紀績班壓文昌幾先就静
背郭之堂梅塢竹陂柳逕荷塘昔拜清晤論詩舉觴
談及西湖蘭其潛光已跡若冥范矛惝恍軒裳蜕遺
耆德齊殤唯不朽存爛如星芒噫吾先丘隣公之藏
惟漢暨柳或呂或楊阡岡欝欝江漢洋洋哀此未化

聲遷涕滂

祭吳敬甫溥文

疇無父子寧之孰如君疇無兄弟友之孰如君疇無君臣無欺孰如君疇無朋交不妄孰如君文而不華廉而不劌好學嗜書餘事翰墨爲數者世所稱才與德可以得壽得位後嗣繁衍徵之於予奪者而官不升朝壽不免夭抹擻不振血屬又斬豈天畀君以數者聞於當世傳於久遠而不欲以爵位之倘來生涯之泡幻累君也耶噫此余求諸理而不得強爲之說者也雖然有馬千乘詎能勝縕袍蓬室哉君之蓋棺

已久世之聞余言者未必謂之誣矣同年而生並世
而行交相知之亦不可謂不深化期雖曰參差歸盡
只是先後

祭西平府院君韓公浚謙文

昔公被褐期以廟廊古稱間氣公為大方含文用武
四履是當為國司命繡鉞牙璋歷試未半胡遯于荒
十載江潭聊以徜徉化日褰蒙復樹人綱坤極正位
育我元良福履之盛家國並昌公顧自少斂而不張
庳戶敝廬處之以康一簋一豆不改其常就此恩封
泊然深藏衆口騰美益卜厥祥小子何知亦玷門墻

虛往實歸久而愈莊今来哭奠于公之堂豈惟我私邦折其樑與奪殊乖奠正彼蒼

祭錦洲君朴公姪文

余與公不同者多同者小生先後之不同也迹顯晦之不同也才器之不同也趣造之不同也不同如斯而生而愛之歿而悲之則吾不知不同之中抑有同之者耶行己欲正不負其心事君欲忠不墜其節者余與公之所同者耶不以生之先後迹之顯晦才器趣造之為異而以一二同者為同者余之知公為不淺矣惟其平生不曾與公相切劘公未必知余之所

存也悲公之死者以父母之在也妻孥之弱也年紀之尚少也位爵之未滿也世之位不如公年不如公妻孥父母之無依者何限此不足深悲也余悲公之志行未大伸於世也公於病中亦所蓄書畫幾軸乞余一言之題致意拳拳而余病慵坐疎筆研有意而未就今而思之為之掩抑季子之劍尚掛於墓枝嗚呼噫嘻悲哉

祭黄文敏公 慎 書院文

正大之氣高明之識輔以學問動為士則早譽于朝直期枉斥朝疏暮黜國是之忒曰從于難贊襄寔勿

英猷讜議擬贄倫泌戎成于憾遂擠弃石辨乎重輕
志操堅白神物扶持華夷敬服甚於河北黨禍之酷
六年竄迹于湖之曲若將終身爭隈爭席士誦其義
民化其德出以際昏終焉賦鵩天道好還聖人乃作
明幽伸屈議謚貤爵猗歟大節遇難而發身沒道亨
孰嗣其烈久而逾伏澤延鄉國于何寓思宜尸宜祝
有煥厥宇杖屨遺躅山光水色宛其如睹一氣昭昭
無往不復矧茲吉宅神之攸格寔瞻俎豆生平髣髴
及門者慕聞風者悅興起於斯猶即提挈子孝臣忠
婦和夫睦百世之范報祀罙恪

祭錦溪君朴公 東亮 文

噫噫翊聖之為生悲矣父母棄我矣父母之兄弟皆逝矣與吾父友善如兄弟者相繼亡矣所恃者惟先生之春秋不甚高精力無少損而求諸伸屈之理庶有来復之兆一夕不待奄忽至此噫敵翊聖身以上者殆無存焉則未化者形何所仰庇矣噫翊聖之為生其亦悲矣遺篇在壁指澤猶存春流無恙佳期已誤撫此滔滔曷日而迴

祭晋昌君姜公 絪 文

讀古人書慕古人志毉養以靜神用不匱八十而終

素履無娓雖昇於篤克修而致酒亦有德和氣之至倚酡揚扢經奥史秘竊瞷晚際惟易之嗜畜彖滿窩卦六十四所好者存與俗人異勲封鄉秩實惟斧視清誨之下若覺我寐今其已矣誰稽於事舉昔日盃云胡不醉未化者形無從涕淚

祭鄭德餘 百昌 文

嗟嗟德餘知子者誰或慕其名或相其皮衆趨攘攘我實子知外類盛氣中即坦夷而貌也抗而心則畀惟其難犯是以見奇誅奸以筆董史之遺丹書旣籍賦東門詞東迹郊坰吟嘯棲遲日夕衛門把酒論詩

二京三唐靡所不窺酷嗜歐王整駕導達揚扢之餘
傲睨當時網日益密邦日益危江漢之廣一葦抗之
所屈者身内省不疚天道有恒世運推移庶吉彙征
非幸而宜諫掖詞垣儐幕經帷受委于重畿輔維治
四牡巡方拜命丹墀曾未浹旬訃焉如疑玉節繡斧
丹旐素輀借宅都門朋友哭悲病房扶老將何為辭
詢事之故過引盃危噫此言者非妄則癡吾儕之飲
幾年于茲酒能傷人吾亦殆而子亡詩亡戒之在融
詩酒道厄達者其嗤同庚以降子憐我衰誰謂子先
令我撫尸嗟嗟德餘而止於斯

祭左議政李公廷龜文

吾父誄友秋浦東岡而數其存公焉抗行降割于遽殞未殉喪不朽之託而史也良縣都之籍而論也莅可以籍手獲施之光公今厥世文與俱亡而誰銘公銘吾父藏踪以自况昏抑明揚雖係于逢亦能厥常經國之業夙壓壇場一言悟帝度難于王寔為國華非直詞章瑞世之羽鳴噦儀煌終風忽厲霆霹交莅匪悖匪撓其中則康際晚遇隆位都廟廊公不自有澹然如忘貌榮騰頌襲薰傳芳祿由自致得全全昌仁推逮孤怛逝若傷輪灌之餘有濡盈眶西門席次

叨舉壽觴興居示倦霏屑靡颺神明之扶執云倏忆殘生撒菴寘行迷方寄趣漸短日覺蹻涼去来幻妄實所備嘗秪是後先如旅歸鄉聊且用情將纆帷堂長嘷而辭案有苾香

祭領議政吳公 允謙 文

温其如玉蘊於中者全藹乎若春被於物者然無論淵源灝澤之漸蓋惟其涵養造詣之精專獨立波蕩之中自持雍容而周旋不宰之功而在默延去来之跡乏配前賢噫處斯而求斯邈若神而若命僊僊乎其莫可追望雲天而涕漣

壯節公鐵像祠宇重修祭文

運訖鷄林祥開青木公乃奮起挈裴提卜應期佐命雲龍施澤盖代之勳殉主之節日月常鮮風雷為烈惟技用神鴻田受籍留此儀形金軀厖碩匪隱而顯春秋牲璧庇有寧宇載祀八百興發以新後人之責程工量材剗壞易石座右諸公莫稽名迹與公肩以想皆勳德虔告事由冀並移席翊聖等巡遡先懿凛乎如眙遥傳祝辭罙切感怍不昧者存庶幾来格

祭觀察使洪公 命耉 文

人之德有吉有凶以德之吉凶可以占人之禍福而

元老之死也不能無疑于施報之天也噫余知元老之生非偶然也則其死也詎不關乎大數也元老生而美好珠瑩而玉潤稍長才名藹蔚德器尨茂英采煥發蘊以淵淳温宇豈旁操自堅貞弱冠魁甲不以為榮濁世冗散不以為悴際盛數華侃然其儀遘劇裁繁沛然其決至其内行之懿不勉而中若是所謂執德之吉可以獲天之福而官不過卿亞年纔踰彊仕又死於鋒鏑之下尸横原野其凶與禍何其戾也噫南漢之事尚忍言哉誠東方數千載所無之大變也内而百官外而兆民環八區數千里之地無一介

救主之急死主于難而元老奮不顧身涕泣慷慨脫萬全之城守陷必死之賊藪跨驕帥策羸師轉鬬而前力抗勁敵大勢垂成以功遺人噫以元老之一身當東方數千載所無之大變獨樹百官兆民所不能樹之偉節建百代之綱常垂宇宙於大名元老之生與死豈偶然而無關於大數也人之拘拘於爵祿年壽以為福見之少也世之享壽考據尊位媕婀哭耎馴致亂階臨亂負國身名都喪生蒙狗蠅之目死與草木同腐豈可以此易彼哉有以元老之不得終孝為悲夫孝子之事親非一道豈惟口腹之養也臣子

於君親以時而相爲輕重移孝於忠聖人之訓也而
况　聖明褒元老之死尚元老之節凡所以褒忠揭
烈之典用盡其極而尤軫老母之尚在月致餼廪俾
終其世而疾病醫藥罔不周至君父替元老而養也
爲人臣子而得如元老乏矣噫余與元老居同里也
又重以瓜葛之誼以余長乎一日以兄視余顧余自
視歉然相與之際期以古人而主辱不死苟寄兩間
負我元老負我元老哭不撫柩奠不以躬文以侑之
小淺至恫

祭金叅判　䕫文

世方以偽獨保其真世方以駮獨全其純彼自刼刼
吾欲無營彼自譊譊我欲無名惟貞厥趨弗陂弗陵
名論攸歸長德之稱今而蓋棺可謂無怍鄉亞壽下
叵耐鬼惡知之實深戚懿之篤濆綿長辭當筵一笑

祭吳承旨 端文

頎然其軀恢然其量汭然其迹翕然其望寧欲以名
時發其長用賦視需若渇若喪機衡之傾孰云无妄
惟其不盡裕在主鬯斷金之利於世無兩而程而趨
而疏而曠吾虞已裏子神之王七日不見遽報經扶
固知無常亦何以恙来哭之晚云卜其藏人間大事

朝暮以行六根未淨淚目之釀嗚呼汝擴素以幃障
一氣未泯髣髴臨況

祭李留守景樓文

石門公以留寄江都卒于任所洛中諸友之會哭者設虛位於空宅余從其後若無憑而悲尤甚也噫公孝於家忠於國與人有恍誠而頗負氣自豪往往酒間談論風發忼慨磊落不能下人或面折人人面發赤不自堪則公於世有合不合也此豈今人態色也公嘗言吾有師承者三人白沙沙溪暨吾先大夫而公之於白沙有逮肖之稱作人如公者益亦難矣翊

聖與公不但有兄弟之義自謂深知公者公處毁譽之間而余獨終始不敢變也公位正卿矣躋下壽矣有賢子弟矣歿而國人皆以失賢宰相爲惜則人之生且死知公足矣然翊聖聞公之死涕出無從心焉若擣久而愈甚此情愛所發而然也翊聖乞恩沐浴扶病而還行過旅殯之所用薄酒菲具一哭而奠之其辭曰昔登公堂公執我手載笑載語必醉以酒今來訪公柬之一木其儀之亾不歌以哭乾坤蕭瑟草樹黃落浮雲不停逝水赴壑

祭睦參判長欽文

余齒之稚公已騰翔瑞世之儀毓發潛光聞諸長者
期以廟廊今公止斯理亦靡常公畧苛禮進余門墻
少長雖差容我踈狂而沃而灌亦弛以張洎余謝事
公在北方魚鳶無阻孰謂參商公来自北余伏枌鄉
日月其逝竟乖拜床俄報之凶一慟神傷公留賢器
卜世之昌公歸之全誰云其亡驅兒代奠一瓣心香

祭李相 聖求 文

两家之好世惟無两儀均骨肉居以鄉黨契許之深
容我踈放徵酒相命意氣豪爽泂然勿隔心絶邪枉
小節不拘大人氣象於其未遘微露骴骸率志而行

而能俯仰亦旣發舒彌見其長歷塊一瞬昂霄千丈寵辱之際觀人狹廣隨遇而安其來若往頓撼之餘益覺神王晩期猶存身世共忘倏其如遺惝怳難狀哭君于堂丹旐素帳日月言邁將卜出葬一病爲祟竟阻臨壙遣兒代奠菲羞薄釀忽忽忘生茫茫穹壤

祭尹監司墀文

年有不及於君官有不及於君一時聲名有不及於君一生尊榮有不及於君者多矣達而觀之宜若不至於深悲痛悼而自君之亡以至出葬心未嘗不悲且悼蓋以君之所賦年不宜止於斯以君之才地官

不宜止於斯而親老而無嗣吾無辭以慰吾老友也
吾亦亡一壯子餘痛在心以吾之心度吾老友之心
烏得以不悲且悼也吾與君之老親差肩而行今四
十六年矣共閲人間無限事故嬗變無窮灰刼將飛
歷往若冥形影垂盡嗚呼吾及見君握梨栗踯躅嬉
戲之時乃復見君之蓋棺耶竊有感於退之銘馬監
之事而歎身世之支離衰病為祟一卧經時既不能
哭以洩之又不能躬自酹之嗚呼君玉尚格于斯

樂全堂集卷之十五終